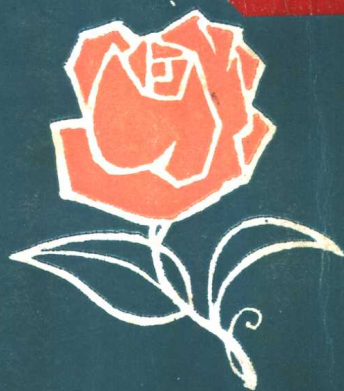


I 1

8.9 (13:1-3)



小說月報

茅盾題

第13卷 1-3

1922

端

問

冰心女士

葉紹鈞

俄國屠殺溫哥華

刑濟之說

阿契亞的誘惑

希聖錄

無量壽經

涉海民辭

夫斯基的思想

沈雁冰

倪恩安以夫斯基傳略……

航

告辭

阿美尼蘇 西曼尼

琵琶冰

消息

沈氏

The Short Story Magazine

Vol. XIII

No. 1

Commercial Press, Shanghai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说月报 第十三卷 1—3号

茅盾（原题沈雁冰）主编

黎明文献出版社

（北京文津街七号）

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1981年7月北京新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3.5 400千字

图书分类号：I—55 统一书号：10201·3：13(1)

定价：2.1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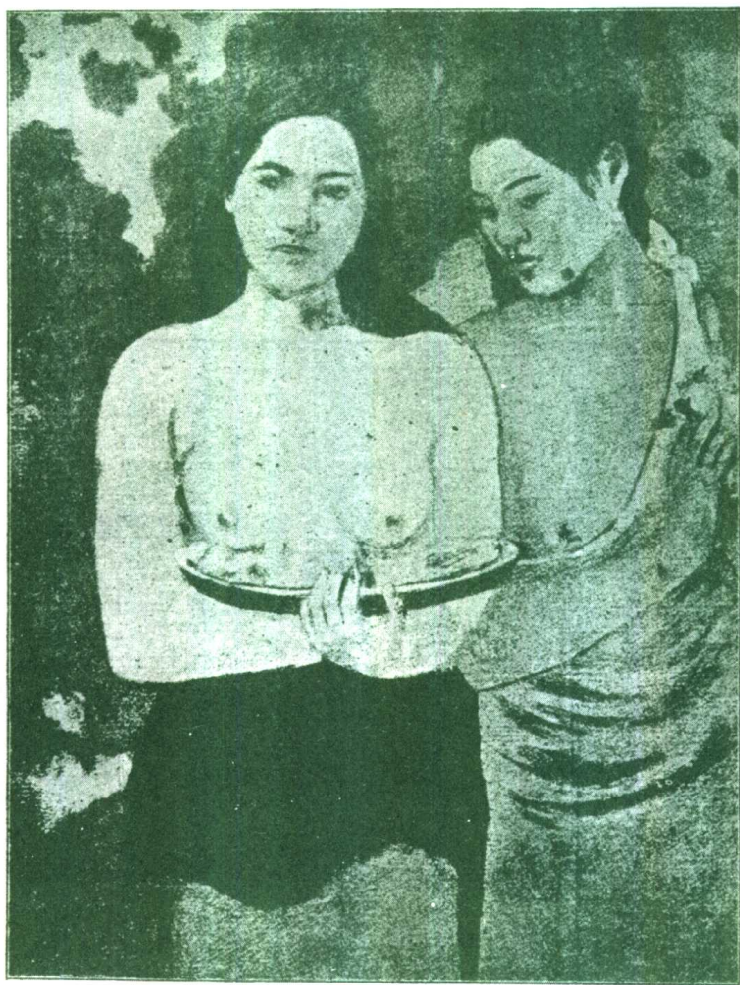
887285



Aux Iles Marquises.
(在馬格司島上)

By P. Gauguin
(法國果廣作)

果庚 (Paul Gauguin) 近代法蘭西畫家，後期印象派之巨擘。一八四八年生於巴黎，他底母親，敷羅蘭德科斯坦是法蘭西底女文學者，和西班牙底一陸軍大佐生果庚或說是印度人底混血兒。他底母親被政府逐到馬利去，其父在航海中病死。德科斯坦遂帶他歸法蘭西亡夫底家。果庚十七爲領港現習生，二十歲當海兵，其後爲錢莊底經理。一八七三年和一丹麥婦人結婚。在此時果庚纔發生繪畫底趣味，同年他底風景畫就出陳於沙龍繼續與彼沙龍相識，和印象派底人接近。一八八〇年與一八八一年在巴黎和他們開印象派展覽會。果庚曾在交易所當事情。至一八八三年，他全放棄其職業，決心爲畫家，因此他底生活十分困難，遂放浪各處十餘年，將妻子永留在布魯坦紐，一八八八年在阿魯魯和果癡相識，一八九一年以後果庚遂永住在台支島。一九〇三年在侯爵島病死。



(台支島之女)

果庚 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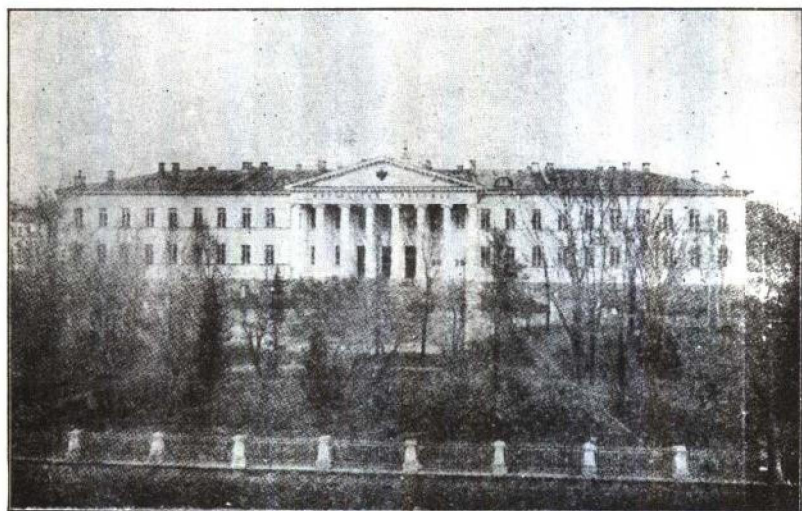
(1)



(2)



(3)



陀 斯 妥 耶 夫 斯 基 出 世 之 屋

-
1. 陀 斯 妥 耶 夫 斯 基 的 父 親
 2. 陀 斯 妥 耶 夫 斯 基 的 母 親
 3. 陀 斯 妥 耶 夫 斯 基 的 哥 哥 (米 海 爾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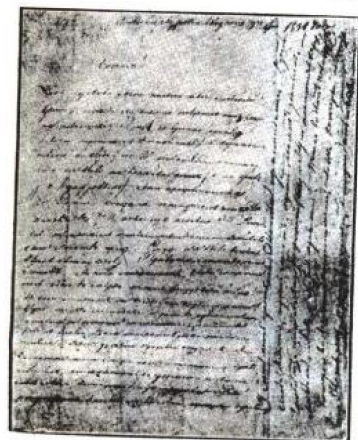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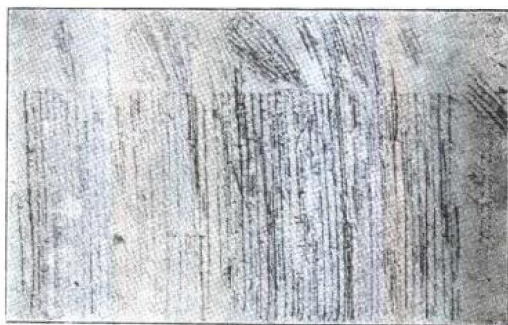
(1)

(2)



(3)

(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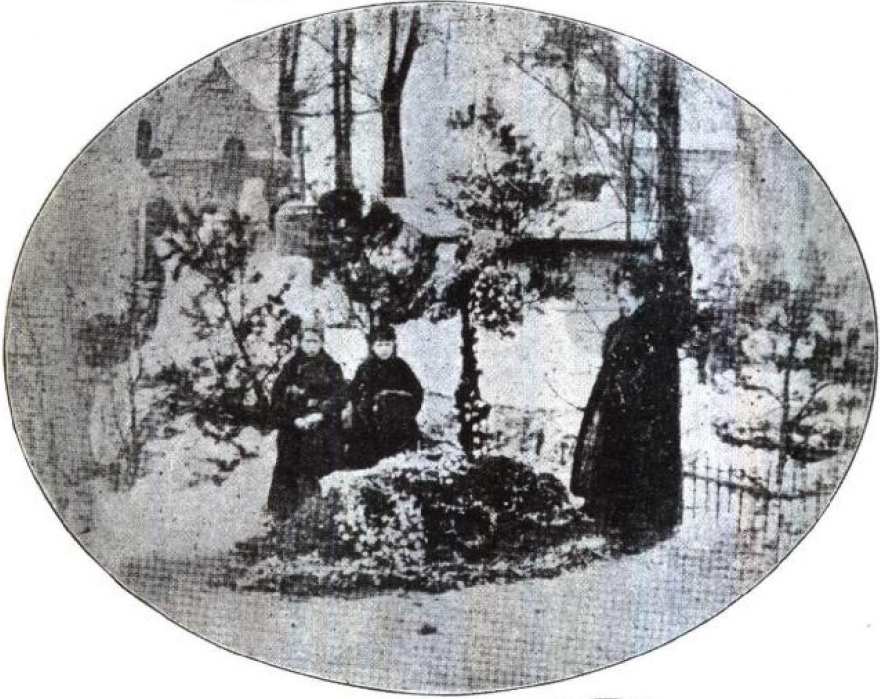
(1) 陀斯妥也夫斯基著書之室

(2) 千八百六十三年之陀斯妥也夫斯基

(3) 陀氏傑作魔鬼原稿之一頁

(4) 陀氏信札墨跡(1838年手書)

陀斯安以夫斯基歿後葬於聖彼得堡
公園，其妻（安娜·格利古美娜·斯尼
庚）及其子女弔於其墓之攝影。



〔上〕陀斯安以夫斯基氏在一八
八〇年之攝影。

〔下〕陀斯安以夫斯基臨終時之
攝影。

1881年正月廿九日。





小說月報

第十三卷 第一號
民國十一年一月十日發行

一 專 著

■世界的火災 (俄國 愛羅先珂 著)

管 迅譯 (十一頁)

二 西洋小說發達史

謝 六逸 (一七頁)

三 短篇及長篇小說

■煩悶 (創作)

冰 心女士 (一一八頁)

■樂園 (創作)

葉 紹 鈞 (六二二頁)

■獵人日記 (續) (俄國 屠格涅甫 著)

耿 濟之譯 (二二六頁)

■拉比阿契巴的誘惑 (猶太 賓斯奇 著)

希 真譯 (三六—三三頁)

■簡單的心 (法國 佛羅貝爾 著)

沈 澤民譯 (三一—四〇頁)

■海洋 (俄國 安特列夫 著)

耿 式之譯 (一一—一九頁)

四 詩 歌 及 戲 劇

(一一—二四頁)

■馬蘭公主 (劇本) (比國 梅德林 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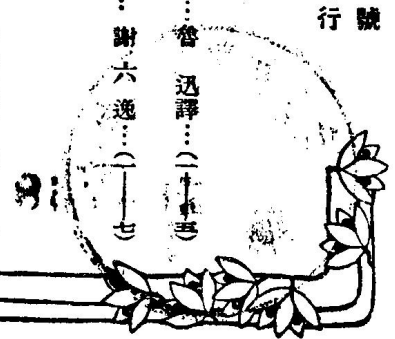
徐 炳 昶、喬 曾 助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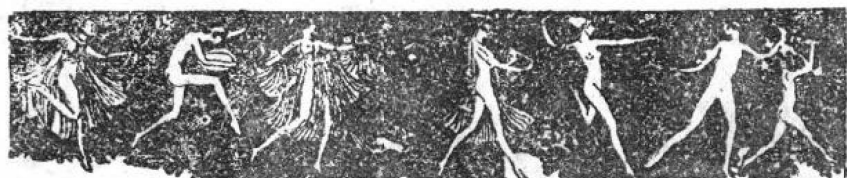
■祈禱者 (散文詩) (阿美尼亞 西曼陀 著)

沈 雁 冰譯

■少婦的夢 (散文詩) (阿美尼亞 西曼陀 著)

沈 雁 冰譯





五 文 學 家 研 究

- 湖上.....
- 獄中的人.....
- 失望.....
- 廢園.....
- 心頭的月光.....
- D字樣的月光.....
- 孤苦的小和尚.....
- 永久(瑞典泰伊納著).....
- 季候鳥(瑞典泰伊納著).....
- 辭別我的七弦琴(瑞典泰伊納著).....
- 雜譯太戈兒詩.....
- 假如我是個詩人(瑞典巴士著).....
-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思想.....
- 陀思妥以夫斯基傳略.....
- 陀思妥以夫斯基的地位.....
- 關於陀思妥以夫斯基的英文書....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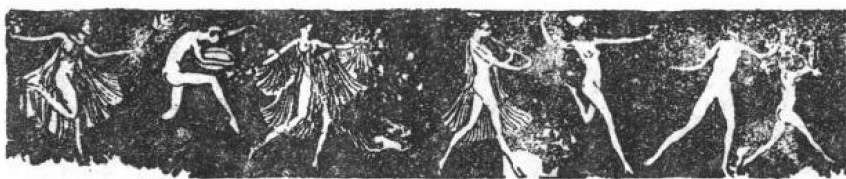
北林圖 A00139019

記 者	郎	馮 振 鐸	希 真 譯	希 真 譯	希 真 譯	汪 靜 之	汪 靜 之	沈 松 泉	朱 湘	梁 宗 岱	徐 蔚 南	朱 自 清
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

600896

BB7 34/05



六 海外文壇消息

沈雁冰 (一—四)

●(百〇八)最近俄國文壇的各方面

●(百〇九)再誌布洛克

●(百一〇)最近德國文壇雜訊

七 讀者文壇

(一—一〇)

■一個瀑布……………何露人

■黑夜……………李鴻梁

■窮漢日記……………黃厚生

■一句沒說出的話……………陸尙功

■阿爹……………勒生

■郵差……………瞿清

■伊的我……………瞿清

■藝術的目的……………洪白蘋

■早雨……………凱士

八 通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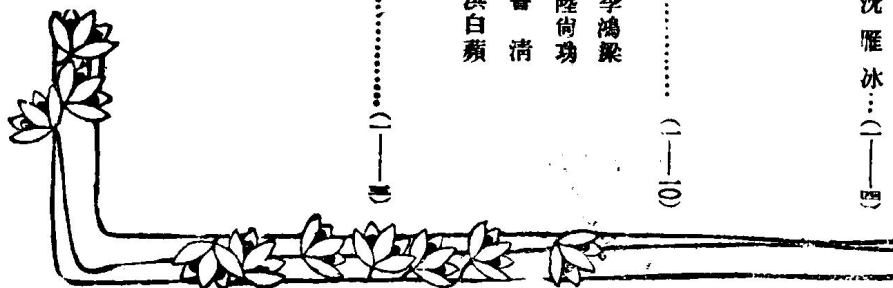
九 最後一頁 (在通信後)

十 插畫

■在馬格司島上 法國果庚作 三色版精印

■台治島之女 同上

■陀斯妥以夫斯基小影手蹟共十一幅





世界的火災 (新童話)

俄國 愛羅先珂 著

魯迅譯

一
唉，寂寞的夜！又暗，又冷……這夜要到什麼時候纔完呢？

哥兒，親愛的哥兒呵，睡不着罷？無論怎樣的想睡覺，總是不成的呵。唉，討厭的夜！這樣的夜裏，怎麼辦纔好呢？只要在這樣的夜裏能睡覺，什麼法子都想試一試，看而且想將睡着的人，無論用什麼法，強勉的催了起來，強勉的攪了醒來……

唉，苦悶的夜！而且又是儘下去儘下去，不像要明的夜……便是住在家里，也彷彿在無限的沙漠上彷徨似的；便是靠了火，也彷彿被冷風吹着，身心都結了冰似的。

唉，可怕的夜！在這樣的夜裏，怎麼辦纔好呢？然而，哥兒，無論這夜有怎樣的寂寞，有怎樣的寒冷，啼哭是不

行的。到這里來，給你拭眼淚，將哥兒坐在膝上，緊緊的抱着，愛撫你罷，給可以溫暖轉來……

說是睡着的幸福麼？

也許幸福罷，便是關在狹的籠中，也可以做自由的夢的，無論夜有怎樣寒冷，也可以做暖和的春天的美的夢的。

然而這樣的夜，有已經醒過來的，便再也睡不着……

哥兒呵，不是吸鴉片，不是注射嗎啡，是再也睡不着的了，那已經醒了過來的是……

說是鴉片也好，嗎啡也好，什麼都好，只要給你睡覺麼？唉，唉，這真是可憐見的哥兒了，怎麼的對付這哥兒纔是呢？我更緊的擁抱你，在你顫動的嘴唇和悲涼的眼睛上，更久的，給接吻罷，但願再

不要對我提起那鴉片和嗎啡的事了。在你呢，想吸了鴉片去睡覺，原不是無理的事；想做那暖和的春的自由的夢，也是當然的。但與其吸了鴉片去睡覺，倒不如死的好，因為那是永久不會醒來，那是能永久的做着暖和的春的自由的夢……

然而哥兒，再稍微的等一會看罷。

再稍微的……

便是這樣的夜，也總該有天明的時候……

更緊的更緊的抱住哥兒罷，更久的更久的給接吻罷，而且一面等着天明，一面給哥兒講一點什麼有趣的話罷……

古老的話是怕不願意，那就講點現代的的話罷，偵探小說模樣的……

二

有一回，我因為事情到S市去，市中的客店都滿住了客人，沒有一間空屋，便完全手足無措了。然而在一所大旅館裏，看見我正在為難，便有一個好人似的亞美利加人來說，倘若暫時，那就住在自己的房間裏也可以。我很歡喜，立刻搬行李進了這房間。據旅館的小使說，那放在他房間裏的外人，便是亞美利加有名的富戶，

人都知道是S市的大實業家。聽說他是一日裏用着五大國的言語算帳的。一聽這話，我就很安心了。夜膳時候，看那聚到食堂裏來的客，全是顯着渴睡似的臉，做着金銀的夢的諸公。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雖然在用膳，一面還嚙住算盤，用了五大國的言語在那里算什麼帳。大約夜裏十點鐘光景罷，我和亞美利加的實業家都靠近火爐閒坐着。我也不知道甚麼緣故，覺着不安，竭力的要不向那亞美利加的實業家方面去看了。於是這外人似乎定了什麼決心，正對面看定了我的臉，說道：

「可以看一看我的臉麼？」

我怯怯的將眼光移在他那精細的剃過的臉上。實業家的透明的黃鼯似的眼睛，鋒利的看着我，嘴唇上浮着靜靜的微笑。

「我不見得有些像狂人麼？」他又問。

「那里那里，正是正式的亞美利加人的臉啊。」我回答說。

「我雖然也這樣想，然而不覺得我已經死了似的麼？」他問。我便說，「那有這回事，分明是鮮健的活着的似的。」

「我雖然也這樣想……」實業家機械的說，便在菸捲上點了火。秋風在火爐的煙囪裏，唱起寂寞的秋之歌來，被菸捲的煙霧所遮蓋，實業家的臉完全不見了。這也使我增添了不安。隱在煙霧

裏的實業家開口說：

「我在年青時候，也如你們青年一般，最喜歡遊戲。在紐約，都知道我是野球和蹴球的選手。賽船和長路競走（Marathon Race）的時節，我得到過許多回的金牌。跳舞不必說，便是溜雪和滑冰，也始終都說我是第一等。那時候，大家都以爲我活著，我自己也覺得是像樣的活著的……」

他暫時沈默了。遮蔽在烟霧裏的幽魂似的他，我極想給哥兒一看呢。……外人又接著說：

「不但如此，我那時總以爲生在帶着溫暖的光的明亮的世界裏；而且那時候，也沒有人將我當作狂人，想送進精神病院去，倒是凡有我的意見，大家都以爲不錯的。然而有一夜，我被冷風攪起了，從那夢中醒了過來，我纔發見在稱爲紐約的暗洞裏，秋的風，庭園的白楊和楓樹，都伸開枝條來，說是「我們冷，我們要光明，」敲着我的房子的窗戶。我趕快起來，生了睡在爐中的火，旋開屋裏的電氣，點上了黃金的洋燈和白銀的燭臺，然而那風，那庭園的白楊和楓樹，也還是說道「我們冷，我們暗，」伸開枝條來敲着窗戶。我全開了窗，風便欣然的進了屋子裏，來應援火；白楊和楓樹也都將枝條伸進屋子裏，來應援我。我所看不見的連在暗夜裏的聲音，

聽得更分明了，他們都叫喊道：「我們冷，我們要光明。」

秋風吹亂了我的頭髮；白楊和楓樹都叫着「荷荷」的應援我，劇烈的搖擺着他們的枝條。

我在屋子中央生起一個大的火，體面的交椅和紫檀的桌子都做了柴。然而在暗夜裏，便是那大的火，也只像一點小小的貧弱的火花。看着這火，聽着連在暗中的眼不能見的寂寞的聲音，我的心裏發生一個大欲望了。我以為便是一小時也好，要試教這夜變成光明，便是一小時也好，要使那連在暗中的得到溫暖，抱着大火把，我於是一家一點點起火來。阿阿，好個光明的夜呵，而且是愉快的……」

他沈默了。但是只要看他的神情，我便能明明白白的想出那被秋風所吹的火海；從吹着烟囪的風的鳴咽裏，我便彷彿是分明的聽到了吃驚的紐約的市民的紛亂和火海的呻吟。

外人微微的笑了。

「憤怒的他們，決計要將我活拋在火裏了，然而這却是我最高爲希望的事。比這更明，比這更暖的墳，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。我向着這明的，溫暖的，歡迎我似的呻吟着的墳，飛奔過去，一面詛咒着暗的夜，……一面讚美着火的海……」

顯和烟簇同上了崇高的空際，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。然而我是一個有着在這世上還得覺醒一回的可詛咒的運命的受害者……

在紐約的狂人病院裏，縛了手足，晝夜不斷的，幾星期用冰水從頭頂直淋下去的，我不獨是在這紐約的狂人病院裏，簡直是成了在全亞美利加的狂人名物了……

叨了亞美利加有名的精神病科的博士們的蔭，我不久便悟得自己是狂人了。而且分明的悟得之後，博士們便說我的病已經全好，教回到燒掉了的家裏去。

我造起比先前更體面的房屋，度起比先前更愉快的生活來了。選代表到國民議會的競爭，舉大總統的遊戲，究竟比野球競爭更有趣，比打牌更愉快。至於賽船和拋圈之類，則無論如何，總不及擺着勢派，坐兵船去嚇各國，以及駕了飛機，練習從空中高高的摔下炸彈來。然而雖然過着這樣有趣的生活，我總還想放一回火，這回並不單在紐約市，却是全亞美利加，是全世界了……

他從烟霧裏伸出臉來，湊近了我的臉，我發着抖，竭力的退後了。他也並不留心，接着說：

「你以為這做不到麼？一個人也許難，然而我已經不是一個

人了。你也是我的同道罷，四面八方的點起這暗的火來，那可就像樣的明亮呵，怎樣的溫暖呵，而且飛向這火海去，這回決不錯誤，要和烟簇一同上了崇高的空際，溶在自然母親的眷念的胸中，比這更明，比這更暖的墳，在這世上是沒有的了……」

我站起來，說：「你是狂人，確鑿的狂人呵。」便跑出房外去。外人在我後面大聲的笑了。一到廊下，却見比我的臉色更其蒼白的旅館主人和十二三個小使在那里抖。

一問「怎的。」他們便默默的指着窗門。從窗門向外一探，望只見滿是巡警和巡官，水洩不通的圍住了旅館。主人吃着嘴，暗暗的對我說：「說是這旅館裏，藏着一個帶炸彈的無政府黨哩。」

我打電話給狂人病院去。不到半小時，便有四個強有力似的男人，坐着狂人病院的摩托車來到了。他們聽得這有名的實業家成了狂人，也很以為可憐。我領他們到狂人的房外，他們怯怯的問我說：「不會反抗麼？」我回答道：「不至於罷。」便走進房裏去。狂人的實業家彷彿等着我似的，說道：「勞駕。」他便大聲的笑了。而且接續着這可怕的笑，毫不抵抗，他被四個男人環繞着，便即上了摩托車。深知道這實業家的巡警和巡官，也都說道可憐。目送着那車的馳去。一小時之後，從警察署傳到了從上到下施行家宅搜索

的命令了。檢查了狂人實業家的行李的巡官這時纔知道那實業家，便正是他們極想弋獲的亞美利加的有名的無政府黨。於是這回是巡官彷彿狂人似的，跑到狂人的病院去，然而已經遲誤了，毫不抵抗，溫順的跟着病院的人們，那實業家平平穩穩的到了病院，但一出摩托車，他便對着茫然的病院的男人們，謙虛的說了應酬話，邁開大步逃走了。

也有巡官說，這是我故意給他逃走的，然而那些是隨口說說的話。

三

哥兒雖然笑着，但從那時以來，我却很不安，很不安，打熬不住了。從那時以來，我失了做事的元氣了。我的狀態，彷彿是什麼時候都等着火災似的了。什麼在全世界上放火，只有狂人纔會有這樣話。然而我總是很不安很不安，不知道怎麼好。但是哥兒怎麼了？為什麼這樣的握着我的手呢？

為什麼對着我的臉，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的怎麼說？我們

說我和你試去放火麼？在那里？在世界？

世界的大災

啊，哥兒，怎麼了，頭痛麼？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呢。然而哥兒，那聲音是什麼？聽不出麼？

那個……鐘的聲音麼？唉，是鐘了！

火災了！火災了！

快打開窗門看罷，再開大些！……

唉，空中通紅了，……大火災了！……

那里呢？……西也有，北也有，這里還很暗罷？哥兒，又抓住了我的手了。還對着我的臉，用了那樣的眼睛只是看麼？你在怎麼說？說這回輪到我們了？輪到去做什麼事呢？唉，這哥兒真教人不知道怎麼對付纔好哩。這樣的可怕之夜，怎麼辦纔好呢？……

愛羅先珂 (V. Eroshenko 1860-) 近為日本驅逐，暫居上海，文學研究會曾請他講演一次，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及北京晨報的附刊都為愛氏出過專刊，關於這位詩人的生平及思想，諒已大家共知，不用我多說了。

此篇承愛羅先珂先生為本刊特著，又承魯迅先生譯為華文，都很感謝。

記者